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本朝四書文卷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炯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本朝四書文卷六目録

論語下之中

無為而治者一節　儲欣
顏淵問為邦一章　徐乾學
行夏之時　邵基墨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曹一士
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節　儲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一節　方舟
師冕見一節　王汝驤
天下有道下二節　儲欣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䂪之　熊伯龍

觀君子所以處事說者而公恕之心見矣夫君子以公恕為心而事與說隨所處而當矣自人見之則以為易耳難耳意謂夫人為人所事者必其足以致人之力者也為人所說者必其足以致人之情者也君子以成德之身而有動物之理宜事且說者之紛紛而至矣而君子於此要自有性情焉以致人而不致於人不可不知也人之於君子有見其易者則事是也有見其難者則

說是也同此相與之際而或進而有所效或退而無所容何取舍之異致與同此一體之意而或人人得其願或事事別其嫌何寬嚴之皆備與夫君子非有所不測於其間而忽易忽難如此也亦事且說者之自為而已矣如其說之以道而不說也雖謂君子非人情可矣而外物之來嘗我者多君子能不緦緦然慮失已乎彼非僻之干無論矣即相感以所好之德而茍其有所為而至吾前者衡以至公之心則皆無情之結納而不可一

念安者也夫聖賢之迹往往為不肖之所托至是而後歎天下之得說於君子者益亦寡矣及其使人而介介如是也雖謂君子非人情可矣而衆庶馮生成罷者少君子能不鰓鰓然慮失人乎彼營道同術無論矣即人不甘舍其所學而苟其可以成能於天下者衡以至恕之心皆所欲長養裁成而使之各得其所者也夫道德之途往往為中材之所畏至是而後歎天下之不得事於君子者益亦寡矣是則事之所以易而說之所以難

也蓋人情易溺其慨然有為者必欲為淡泊寧静之所出惟以易事利導之而一長一善皆相安於義命之必然君子所為率天下而正其心術也人才無方其懷思而進者亦或為智勇功名之所寄惟以難説風示之而使貪使詐皆曉然於在我之無他君子所為先天下而正其心術也此豈小人可同日而語哉

難易皆從君子心術發出然其難其易亦人見其然非君子示以不測也勘題精切詞意深厚後二比所

見尤大

剛毅木訥近仁

朱書

質有近於仁者當思所以成其質矣甚矣人之有賴於質也知剛毅木訥之為近豈遂安於近而已哉且人生而仁之全體具焉其有理無欲之本原固不以質之美惡而有加損也然而與物相引則自強者伸與人相緣則本天者貴是故質不可恃也而可恃也夫人外不必力為拒而非僻之私無由入內不必嚴為守而邪妄之氣無由出此純乎仁者也下此則必視乎其質矣盖人

必為世俗之所畏而後相狎而挍我者無自得至乎其前故寡所合者必寡所營也人不為物情之所喜而後相乘而中我者無從得渝乎其故故無所顧者必無所累也則有剛者焉氣之決也物不能奪性之直也情不能縈夫俗之靡也久矣安得有人焉如是之剛者也又有毅者焉志之堅也歷險不懼力之忍也歷久不衰夫人之自廢甚矣安得有人焉如是之毅者也而吾更思一木者於此才不足以勝人見可欲而不動貌不足以

悅俗處至淡而能甘以視人之競華者為何如也而吾更念一訥者於此寧拙於言毋巧於辨故飾非者不能誇寧議我隱毋議我躁故華偽者不能囂以視人之紛馳者又何如也若是者一往莫遏之氣出萬物之上而不能侵也則憧擾之端於焉絶矣泊然無營之衷入萬物之中而不能擾也則外騖之念於焉鮮矣以復仁體仁體可復也是天德之健也以存仁心仁心可存也是人心之誠也而謂非近仁者耶然則未能近者吾望其

相反以相成也柔靡反而為剛毅斯可任重而致遠華辨反而為木訥斯可守朴而存真盡其矯揉之力而後欲仁者皆有用之才抑己能近者吾望其愈進而益上也剛毅而進以巽順則大力出於小心木訥而進以文明則英華發於篤實加以變化之功而後利仁者無懿美之累人亦急求其近而又毋止於近焉而可矣

四實字有洗刷後二股尤得聖人勉人之意

善人教民七年　一節　李光地

聖人計教民之效知民不可以輕用也葢國之大事在戎不教而輕用其民可乎故夫子思善人之教而猶必以七年為期歟想其日覩春秋之世率以戎事相競而棄其民故言曰國所與立者民也民而無衛國之心國非其國矣然民所待治者君也君而無教民之道民非其民矣今之紛紛即戎者何多也茍其迂根本之圖而急旦夕之效則古之教民者誠不足師而欲為之建久

遠之規而出萬全之計則今之即戎者未見其可殆必得善人而以之教民乎蓋其懷惻怛以為心則愛吾民者至切而其本纏綿以立政則謀吾民者至周慮民之未卹其身也而農桑之教興焉里有正鄰有長遂有師要使凶荒之無憂而馬牛車甲之賦亦無不具而又為之獮以治兵蒐以振旅出則老者居後入則長者居前則井牧什伍之中而義勇之氣已素慮民之未得其心也而學校之教行焉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要使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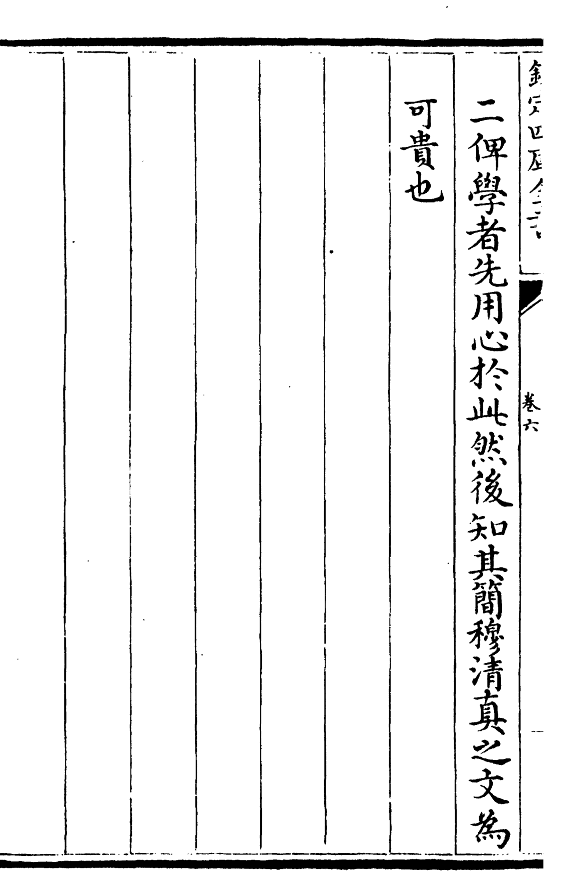
之漸興而股肱射御之節亦無不嫻而又為之受成於學獻馘於泮將帥僨軍者不齒戰陳無勇者非孝則弦歌干戚之内而文武之材已登如是者有年而民知護其私矣如是者又有年而民知死其上矣約至七年之久以之即戎不亦可乎原善人之心惟以愛育休養為事然而有禽而利執言則容民畜衆者地水之象也以是應敵而動吾知儲峙之素供而節制之素明三郊三遂之中其亦可以建威銷萌而無守之不固矣充善人

之道蓋以勝殘去殺為期然而射隼所以解悖則救民除暴者時雨之師也以是聲罪而舉吾知恩信之已孚而仁義之已著東征西討之餘其亦可以驚遠懼邇而無思之不服矣七年即戎吾故為善人之教決之也今之為邦者教道無聞而即戎不已吾恐民無政而將潰兵不戢而自焚是之謂棄其民而已矣不有善人其何能國哉

別處說善人便要分別得斟酌如此章及勝殘去殺

章正是說他好處何暇替他稱量本領時文有纏住善人說他質美未學者又有把即戎兩字說僅可以固圉自存者自謂體認之至不知先差了口氣也如春秋戰國時侈假仁假義猶足以霸真箇得善人為邦又烏能量其所至乎原評

作者晚年析理之文以經傳精意運化治法度無一題無見的語然初學效之多成膚淺而司衡者又或目為平平無奇故特錄其英華發露者兼存少作一



二俾學者先用心於此然後知其簡穆清真之文為可貴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　一章　劉巖

制私未足以為仁猾者毋安於所難矣夫無私之與制私則必有間矣奈何不求所以無克伐怨欲者而以不行自多也哉且學者患私之為累也必推其私意之所從來而深以治其受患之處葢仁不仁之以公私相辨者在全體有無之際而不在一時行止之間公與私之相為盛衰者不爭用力難易之名而祗爭於消長存亡之介也今夫仁之純者渾然而虛公廓然而順應與物

本無間而何所用其克與物本無爭而何所用其伐憫人之愚且貪而忌情於得失又安有所為怨與欲哉憲也求仁人之用心而不得得其去私之功而持以力遂介然自居於仁道而無疑不知仁體之精微者一物之不存故能統萬理而悉備今克伐怨欲之隱伏於中者反先入之以為主即制其流而不至於橫決之太甚然窔然凝一之中而潛雜之以物我相形之意已累其體而失其平況乎其觸物而萌者遏之太堅未有不溢出

而不可禦者也是匿其害而自以為安也仁道之流行者一念之不擾故能隨萬感而皆通今克伐怨欲之蓄藏於内者且妄動而不自知即防其患而不至於攻取之太深然其坦然因應之時而强守之以天人交勝之情已滯其用而違其正况乎其隨事而形者抑之太深未有不一發而不可復禁者也是養其患而自以為得也故不行而與行者較則彼縱其私也而此制之彼恣其欲也而此窒之斯亦可謂卓然流俗之中而自愛其

身者矣然不行而與無可行者較則制其私而私猶未去也不如去之而不留窒其欲而欲猶未捐也不如捐之而悉化豈可謂兢兢堅忍之節而遂至於純也哉憲誠有志於仁甚毋力守其難而以自多也

明白純粹絶無艱澁之態說理之文此為上乘

愛之能勿勞乎　一節　張英

原愛與忠之所必然而天下無誤用之情矣夫愛非勞則必其不愛也忠非誨則必其不忠也而謂人之所忍出者乎今夫天下事孰是其一往而輙已者哉一往而輙已必其情之非有餘者也否則情之苟可以安而即止者也自非然者情之所深往往至於逆用其情而幾不能以自白則其事誠非得已者矣我嘗以此思天下為人父為人臣之心凡事可聽諸遭逢則無所用吾至

性矣乃我所屬望之人此必不可以遭逢委也於是生平用情之地遂覺有有加無已之時凡事可任吾徑情則無所庸其曲折矣獨我所係屬之人此必不可以徑情置也於是人倫遭遇之中遂覺有不可明言之隱天下亦孰非為人父者而謂我為不愛其子之人人情也乎哉獨是攜持保抱之日則矜言愛至强學勵行之日又不覺其出於勞愛與勞絶不相類也而用於一人施於一日有不能自解者即令子而賢明猶恐姑息以生

其玩而中材更無論也觀此日家人之嗃嗃亦祇見勞而不見愛矣迴思所以用勞之故纏綿固結又祇見愛而不見勞也若舍勞而言愛我知必無此情矣天下亦孰非為人臣者而我忍為不忠其君之人大義安在哉獨是委質策名之日既已矜言忠則盈廷唯諾之時即不能不出於誨忠與誨似不相謀也而質之幽獨揚之大廷有不能自釋者即令君而徇齊猶思納誨以補其闕而中主更可知也觀此日王臣之蹇蹇亦祇見誨而

何敢言忠矣迴思所以納誨之隱周詳愷摯又祗見忠而不見誨也若舍誨而言忠又烏乎用吾情矣是以優容而家有象賢賡歌而朝無闕政此亦天下不數覯之遇初不欲為人父為人臣者慕此名也世之令子賢君未必盡成於天性亦所遇之多淑耳誰非用此愛與忠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是以教不先而子克家臣非直而君明聖此亦天下至不可倖之事更不欲為人子為人君者受此名也世之慈父忠臣豈求遽諒乎其隱亦

其心不可解耳誰其受此勞與誨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

義理淵然情思藹然所謂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豈小書生描頭畫角者可比

為命　一節

謝陳常　墨

維鄭多材命嘉賴之矣夫一命耳必藉四臣以成而四臣又各見其長不相掩也此鄭之命所以善與在昔春秋之天下相尋以兵而猶相尚以禮故鄭之所以立國者急於內治而尤謹於外交子嘗稱之矣曰吾觀鄭之孱也介兩大之間為晉楚必爭之地能固其疆圉使內不被兵者垂四十餘年也非辭命之善恐結好之難終乃命之難也於修辭之間得不亢不辱之宜以行於四

國而無羞寡君者不徒執政材也非協力有人懼所行之不遠吾蓋從鄭之命觀之而知為之者一人而能濟一事也而又知夫為之者之合衆人而共襄一事也今夫命必有草創者所為定謀於始也而裨諶其人在焉命必有討論者所為引前經以斷大義也而世叔其人在焉命必有修飾者所為片言不可易博辨不可窮也而行人子羽其人在焉有潤色者所為文物以章之聲明以紀之者也而東里子產其人在焉夫事必有備不

可略也人各有能不相襲也向使以此數事而任之一人立之專官則草創者試之討論而詘脩飾者試之潤色而又詘也抑使以四子而才不盡用用違其才則以裨諶之事委之世叔而不能為子羽之官委之子產而不得當也然後知鄭之為命也能善始也無憾於終也子產之公也集衆思也廣忠益也以三子各優之才力畢効於先而宰執亦徐出其能以善化其所短此國有多士之功也以譽望久著之名卿持衡於上而羣工得

共宣乃力以不掩其所長此大臣體國之效也以睦鄰封以輯境内胥是物也命之不可忽也如此夫於題理分寸不失氣味清雅尚近先輩場屋中文字中間改正處照作者自定稿俾學者知文字宜隨時改定增之銖兩則加重而足以伏人也

裨諶草創之　三句

韓　菼

一命而三善先焉有使之者也夫誰執鄭政而委命於裨諶三子乎然自三子各展其長而命幾成矣非擇能而使不及此今夫秉國成者不可以一人廢衆人之思也貴竭衆思以佐一人之不逮矧夫相國勢之急而審辭令之宜尤不能謀之即底於成者乎唯盈庭交讚至於再三而猶皆出自衆智斯蓋有兼收之而使之各盡者矣吾何以嘉鄭之為命哉自子皮授政而後晉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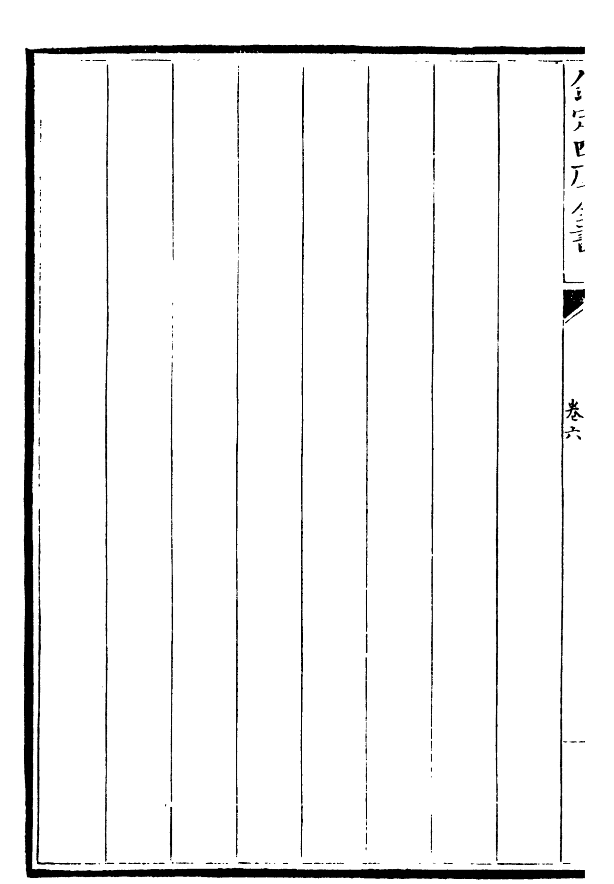
駕不至於交爭知其皆慎辭之力而自七子燕勞以還風雅之流多長於贈答知不獨執政之才然則鄭之命獨為之乎衆為之乎不相為乎交相為乎一為之即畢乎次第為之猶未畢乎且夫命亦不易言矣大國不加德音而數以要我其謂我敝邑不能造謀也鮮定計於始也其必不敢引前經講大義以抗我也不能以片言折我以不可窮之辭服我也若是則草創也討論也修飾也非當為之於命之未成之先者與乃鄭固有使之

遞為之者矣問誰草創裨諶是任莶於諶之適野而材之矣邑則蹈築室之同野則有獨獲之智諶善謀者也故任之當日者不敢擅衆人之長而第畫其大意亦不必俟在廷之議而已發所未聞則諶之為與若曰折衷掌故以協諸盟府之藏則諶也謝不敏矣問誰討論世叔是任莶於吉之聞禮而罷之矣辨升降揖讓之為儀審先王經緯之為禮吉知古者也故任之當日者動援舊章示敬共大國之信亦參伍事勢無拘守載書之嫌

則吉之為與若曰斟酌簡繁以愜夫訓辭之體則吉也讓未遑矣問誰脩飾子羽是任益於揮之知四國而辟之矣知族姓班位以悉其人知貴賤能否以得其情揮知令者也故獨以行人官之當日者言或以約勝有慷慨質直之風言或以詳勝有從容反覆之雅則揮之為與若曰其風肆好遂以彰行遠之文則揮也不猶尚有待哉辭命本屬一官分之三子而不慮其相侵此亦如各賦一詩焉以見志三子豈無他長共為一命而猶虞

其未盡此亦如共製美錦焉以成章余聞之益子產為政云

筆筆暗藏子産是三句作法亦恰是當日情勢字櫛句比處處工穩



文之以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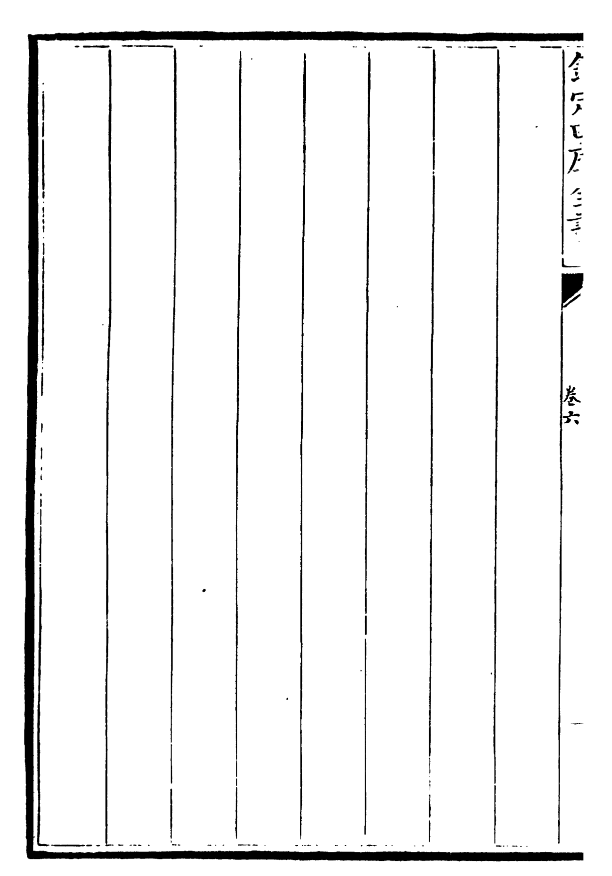
李光地

學以禮樂為歸由德與才而進之也葢才德而非以禮樂文之學猶未至也夫子所以為子路進與意謂聖人之道必有以立之極君子之學必勉以求其至子問成人豈止於知廉勇藝已乎學而至於克有本末之後則不可不以涵養之術充之也師資而極乎當世士大夫之選則又不可不以先王之澤進之也必也其文之以禮樂乎禮以敬為本而節文度數詳焉吾惟一以敬居

心而日用周旋之間無不隆禮由禮者循習久之心志得齊焉容貌得莊焉彬彬乎其有質而有文也夫然後為能文之以禮也已樂以和為主而干戚管籥備焉吾惟一以和存心而咏歌舞蹈之際無非德容德音者涵濡久之意氣得平焉形骸得安焉亹亹乎其情深而文明也夫然後為能文之以樂也已葢才德因於所近三代以後人材往往不能如古則學校所以養而成之者無其具也學術要於所歸一長之士其人往往不槩於

道則聖賢所為大而化之者未嘗聞也以禮樂而盡人之性則合敬合愛而王道備以禮樂而極人之理則同和同節而天地官以言成人必如是而後可爾由也勉諸

踈朗而義理愈融簡要而氣象愈遠於禮陶樂淑本末源流實能窺其奥而得其精



古之學者為已　一節　姜橚

聖人原學者之用心而深有感於世變焉夫世運之變至見於學者心術之間而極矣為已為人夫子所以言之而增慨也且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今而知非其學之不逮也古人之所取未必為今人之所遺古人之所勤未必非今人所能勉使不求其所以學之心而嚴其内外真偽之辨吾烏知今之異於古所云耶夫居今以思古無事不隆於今而其源皆出於學即古以凖今無

事不衰於古而其源亦皆出於學古之人非有異學也第實見夫先王導天下以學凡以盡人之才而吾之早夜孜孜而不敢倦者皆以勤吾職之所當然而復其所固有也涉於萬物之故而有未通則已之心思有受其病者矣度於古人之行而有未合則已之性命有虧其初者矣吾意中實有缺然不自安者故畢吾力焉以求其志而自快於俯仰之間非恐人之見其不足不必人之知其有餘也雖或分所不屬而引以為憂時之未來

而預籌其故然以為已之所任而圖之事雖在人而所為者則已也其斯為古之學者夫今之人亦非有異學也彼不知古人之自力於學皆以求得於心而以為黽勉從事而不憚勞者不過要其願之所欲遂而由是假途也亦嘗博涉萬物之故以蓄其奇謂吾有所不知而人將窺吾之寡陋矣亦嘗步趨古人之迹以求其合謂吾無以自異而人將遇我以衆人矣彼其心實有囂然不能靖者故姑自勵焉以高其名而自張於耳目之地

不必已之實有之不慮已之實無之也雖名義所廹中材亦欲成其仁天性之事君子不忍疑其偽然以為人之所多而蹈之事雖在已而所為者則人也其斯為今之學者夫要之為已則所學皆實為人則所學皆虛三代以下無事不衰於古皆學之由而學者安之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道盡古今學者心事層層勘入精切似胡思泉而氣更疎宕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一章　韓菼

聖賢相知以心於使之來如相見也夫伯玉之使子之問其有心相知者乎而何意於使乎一言道之哉今夫朋友之情其皆學問之事歟我友之須我也一如我之須我友則情深矣而我之期我友也己得之我友之自期則情益深矣古之君子不待相見已相親其心如告語焉耳夫子適衛嘗主賢大夫蘧伯玉家無何辭去然心念伯玉不置也而伯玉居恒力學久益不衰一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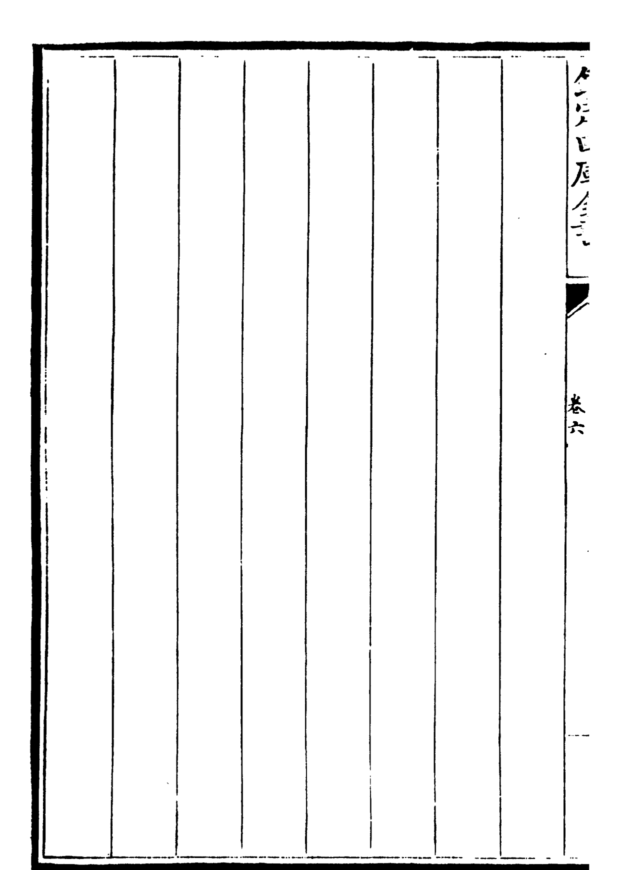
子恨相得晚後使來嘗無間云嗟夫如伯玉者誠可謂賢矣君子之適人國也得一良友心焉喜之竊顧相與共風雨明晦以質其生平之所欲為而規其所未至然往往不可得此昔之人所以致嘆於賢豪之不常聚為可惜也而君子之心則又不然以為意氣之感離羣尤切夫賞奇析疑第有既見之歡而未極夫相思之致惟各分散於四方而結遂情於千里往往以數年之隔而我友已大過夙昔之期則樂之矣克治之力索居更難

夫晨夕勸勉常有助予之快不知棄予之悲惟至予美之亡處而傷獨旦之誰語往往積一心之失而異日不堪為知己之贈則憂之矣所以伯玉使來而子即慇然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夫夫子誠何為也人生無過可摘必深君子之疑積歲月而快其無負惟覺悔吝之多一二端耳即人生得過無幾亦由閱世之淺遇有道而堪與寫心惟幸憂患之多一二念耳噫寡過未能夫子之心何心也吾子不見伯玉久迴憶曩者契合時

依依今日事不意伯玉老矣而精力倍進今者之伯玉非復昔日之伯玉彼使何人而深知之也使乎使乎抑吾觀春秋時賢者甚衆其隱於下寮者往往而有如籥翟之碩人管庫之士非歟伯玉之使獨非其倫耶而要非伯玉之賢是使何以知之哉記之曰蘧伯玉使人美伯玉也

亦處處從寡過未能句著筆乃獨注意何為一問則使人與坐周詳叙致深情皆出此文家工於取予避

就處原評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一章　陳世治

聖人於相知以心者而深喜使能傳之也夫使於孔子者豈能使致所欲於孔子而伯玉乃有是使乎今夫君子不患獨學而無友惟一心之疎密喜其人之交有事焉不必其迹之時相親也然心同者亦不忍其跡之久疎而能傳其心者則鮮矣若夫子之與蘧伯玉交而使來有足誌者夫吾子以上聖而冀無大過伯玉以賢者而能知其非蓋士大夫風流相尚者所不解其用意之

苦致力之專獨兩人者相視而莫逆於心也久矣道德之士越山川而有以共信知心理之自一也而旦暮質証之切亦急欲得之聞問之間交修之純殊衾影而識其未虧諒内美之無疵也而離羣索居之久亦自難忘於介紹之及夫子於使之來與之坐而問以何為良有以也顧人有終日共對而邈然不得其意向之所存者知其所為而不知其所欲君子悵然有我友之須焉謂心之精微非耳目近習之所能喻也人有盡言見推而

茫然不得其功力之所據者侈其已為而不計其未能君子慨然惜我友之遠焉謂功之微密并非往來諮詢之所可通也異哉寡過之言乃自使乎發之此何其善似夫子之心乎以吾子更求假年還思學易其至誠無息之懷猶若旁皇於無過之難保何為之問益急求切磋之意也益信伯玉真良友矣此何其當我伯玉之心乎以伯玉昭昭之節冥冥之行其省身克己之思畢生兢業於寡過之無時未能之對雖自道無以易此也益

歎是使為賢使矣葢人非有在己之得力未有能直窮人之過者乃并其救過之意而得之人非積一心之静觀未有能默數其過之寡者乃并其未寡之神而肖之使者出吾子既重為使歎益神往伯玉不置也

詞致清雅節奏安舒用筆注定寡過未能句而前後左右無不環抱有情

夫子自道也

朱書

賢者明聖人之謙知至德有全能也葢仁知勇非已有之不能道也然則夫子之無能正夫子之無不能也耶故子貢以為自道也若曰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見苟未至乎其境不惟獨任之而不敢任也即欲辭之而亦不知所以辭也是故歛然不自足之心常發於悠然自得之候則至德之所歸即其言而斷可識矣有是哉夫子於君子之道而竟以為未能乎性情之盈虛

與學問而相長在在以為無憾必遙望焉而不知其處者也使靜觀於淺深閱歷之途每覺快意者少而不快意者多矣世途之廣隘隨詣力以相形遇事偶能自全亦幸中焉而不得其理者也使潛驗於險阻艱難之内又且攖我者多而不攖我者少矣然則夫子之道及此也非為謙言以自抑殆心知其然而發為甘苦之辭耳夫聖心之仁知勇固有立乎萬類之中而卓然與天合德者焉此亦何物足以相累然而惟天德之純乃洞悉

乎人事之變也在旁觀者見其利用之無滯以為此天亶之能非溢美也正與夫子之自道足相參焉者也亦非讓大美而不居殆下學方殷不自知其所已至耳夫人世之憂惑懼固有日投夫子之前而坦然行所無事者焉此由所性一無所虧然而惟神明之克一乃益凜乎憧擾之多紛也在效法者歎其應迹之無方以為此成德之期非無見也殆因夫子之自道實而驗之者也篤實之儒凡事有難心聰穎之士凡事有易心究之見

以為難者非難見以為易者更非易也夫子以渾全之天極而自驗諸淵微彌若有難而無易則知從容中矩正戰兢惕厲之所以日深得半之初以為如是而已止優入之後以為如是而更進究之學而不厭者無止境化不可為者又無進機也夫子以變化之神奇而自考其性術彌若有進而無止則知謙讓未遑正盡性立命之所以獨至夫有不能則有能無不能則無能能君子之道非夫子而誰哉

但就題面推衍何從見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實際似此方將聖人平日功力言下精縕一一傳出筆致鋭入奭達非浸淫於江西五家者不能

原壤夷俟　二章　　李璘

兩記聖人之教見非禮之無以立也葢原壤與童子皆以舊禮為無用而棄之者也故夫子正之且聖人有教無類不忍天下有自棄之人也而況廁朋友生徒之列者乎昔原壤孔子之故人也子嘗過之而壤乃夷俟於是乎責以不遜誥以無述而斥以身既老而猶將為世賊時則以杖叩其脛焉闕黨童子來學而請益者也子使將命而或以為疑於是乎摘其居位病其與先生並

行而斷以非求益而妄意於速成使之聞言而自省焉
益壞故自命為曠達者也幼而習焉老而安焉以為吾
之道術固在於是矣故夫子示以人道之常使知前行
之慝觸耳而愧於心庶幾近死之年聞道而恨其晚此
聖人之忠信於朋友也闕黨童子自負為高明者也居
而安焉行而習焉以為吾自是可附於成人矣故夫子
示以弟子之職使周旋於長者以徐悟其傲然自遂之
非且大懼於無成而還思反躬求益之實此聖人之曲

造乎童昏也故自有夫子之教而後知天下無可棄之人隨地隨事而自易其惡自至於中則矯習之偏而皆可成性自有夫子之教而後知人無可以自棄之時循理由禮而老者毋偷少者毋慢斯順天之道而各以善終抑於壤則疾呼而戲之以杖其疾痼而難起也於童子則微喻而使之自思其機引而不發也比事以觀而聖人之教思無窮曲成萬物而不遺其氣象可覩矣

格調本化治之舊䰟力精神擅正嘉作者之長我

朝講化治體局而自名一家者莫如李厚菴此種殆可

繼武

無為而治者　一節　　儲欣

無為僅得一帝其治象可想見也夫無為而治殆難言之夫子獨歸之舜所可想見者第恭己之象耳他何為哉且帝王南面而涖天下時勢不同同歸於治而已而勞逸分焉其逸而治者聖人之德尤聖人之遇也惟然故其治無迹可見而僅得其象於慨想之間吾嘗上下千古而歎無為而治者之難其人也今夫亶聰明而作元后聖人既特擅有為之材造草昧而奮經綸天下又

胥待有為之烈於是有躬居南面早作夜思而天下未即治者焉或治矣而未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典籍所載可考而知甚矣無為而治者之難其人也由今思之其舜也與舜以協帝之德而適紹帝之成其所謂賔門納麓封山濬川諸務不過竭乃股肱上襄光被而異日適承其休則夫勞於始而逸於終聖人之遇未有若是之奇也舜以官人之德而享得人之樂其所謂敷土播穀明倫弼教諸臣不過一經簡命奉以終身而繼此别

無推擇此又勞於求而逆於任聖人之遇未有若斯之盛也遐想其時天地平成民物安阜舉天下之大無一事一物尚有待於聖人之為而聖人復何為哉以其身托之乎巍巍之上以其心運之乎業業之中其存諸神明者不可窺覘而被諸事功者又無可執恭已正南面無為者之治象如是而已嘉謨之陳尚交儆於無怠無荒乃天下之太平翔洽亦已久矣開明堂以朝羣后四方萬國奔走偕來而聖人撫五辰以臨之當日所目擊者

此象也今日所神往者亦此象也帝歌之作猶勅天於惟幾惟康乃有虞之垂裳布化不再更矣坐廊廟而念蒼生觧慍阜財斯須不釋而聖人揮五絃以致之千載以上所目擊者此象之外無他也千載而下所神往者此象之外無他也噫至矣夫帝王亦期於能治耳無為而治與有為而治一也然孰如舜之德邁無隆曠世而一覯也乎

實境易鋪虛神難會涵泳白文躍然有得筆之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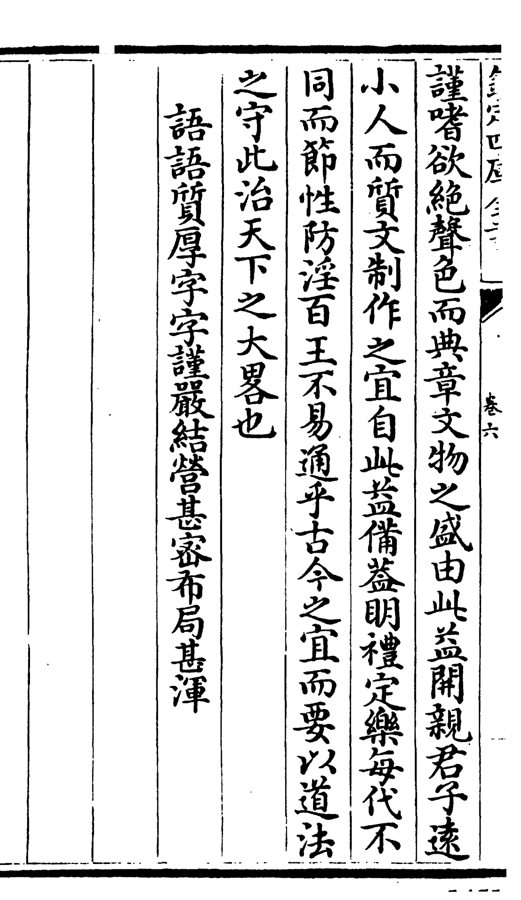
有生龍活虎之勢原評

顏淵問為邦　一章　徐乾學

聖人與大賢論政而治統於是備矣夫極盛治之隆而必有所謹者此邦由以固也聖賢治天下之畧豈外是乎嘗論帝王之書政事備焉欲有為於天下者非得其一而遂足為理也立綱陳紀迄於大定之餘而孳孳保治之意猶瑟𥫗而罔斁焉所以根本固而大統攸屬耳顏子在聖門具用行之畧者也而問為邦豈非欲以得其全哉子以為治之大者在天人之際損益之序質文

功德之數理欲清濁之原隱驗於古今之所宜而顯持於道法之所守如是焉已治莫大乎須朔則夏時為善三統各有其義而著物生之始由黃鍾而達之至是乃盛焉布德和令以順人事皆從此出也治莫大於同軌則殷輅為善五輅各有其制而崇渾樸之質辨等威而出之惟是為能久焉厚德應地簡而可大也治莫重於章服則周冕為善采旒爵弁古有其則而昭南面之崇於郊廟而用之惟是為有章焉元德象天尊而彌光也

若乃操三重以寡過制禮尤欲審音稽三代以立隆宗王必欲祖帝有聖人之樂而復有聖人之舞則韶舞尚矣王者德既如舜治已如虞被諸管絃形諸綴兆表揚絕業風諭衆庶可謂和樂者乎蓋治法於是始詳也然始未嘗不祗肅而後稍陵夷者有之矣自古賢聖之君必從而謹之戒彼新聲防兹匪僻列國之歌非一而鄭為甚近習之褻非一而倖尤深宮商奸律而儌僻之志荒惟其淫也邪倖當前而中正之途塞惟其殆也人主



謹嗜欲絶聲色而典章文物之盛由此益開親君子遠小人而質文制作之宜自此益備益明禮定樂每代不同而節性防淫百王不易通乎古今之宜而要以道法之守此治天下之大畧也

語語質厚字字謹嚴結營甚密布局甚渾

行夏之時

邵　基墨

治莫先於法天聖人取夏時之正焉夫天時與人事合者也授時則取夏非聖人法天之治哉且王者敬天以勤民則治歷明時固首出者之所有事也順萬民之作息道在於撫辰極四序之節宣功歸於興事為邦之道所以釐工而熙績者蓋莫先於此焉顧吾思之道本同揆三代共此欽若之旨而數與天合萬世自有不易之經周之建子其立意未嘗不善然萬象未萌一陽方動

先王於是有閉關之令而未可以趨事而赴功商之建丑其命義未即無稽然星回於天日窮於次天子將以須來歲之宜而非所以肇端而履始葢乘天因地生人自有其成能布五行而成四序王者所以順導夫民功故出治以時為柄而授時以人為紀東作西成兩間原有其定候春祈穀而秋報享王政所以上配於天行故燮理為君相之業而農桑即婦子之經吾得夏時焉以寅為正以人為統上符天運時甚正也下布民事令甚

善也為邦者非以此行之不可小民詎識占星而示以時以作事之旨則出入不敢以稍違朝廷不尚改制而正以始和布令之規則上下均堪以恪守是非夏先王創一人之見也鳥火虛昴不能更作訛成易之期察政窺璣不能改二月東巡之候前之聖人已精其占驗而此乃率由焉而不忘則惟夏時可以考而不謬也亦非夏先王矜獨擅之奇也豳風當商政之年而流火授衣之不踰其節月令為晚周之籍而行慶詰暴之不易其

規後之聖人默受其範圍而此更畫一焉而不爽則惟夏時可以俟而不惑也囘也相天子以須朔佐明堂以出治必先之乎此而由殷周以溯有虞則悉有可採矣時尚華采文字大都貌為冠冕其實全無考據往往語句雜湊殊不成章此篇可謂穩稱　照自訂稿削去枝葉語倍覺莊雅可誦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曹一士

名以永稱疾其與世俱遷者也盍迄沒世而無稱焉悔何及矣君子之疾也終身以之耳嘗謂閱世生人閱人成世惟我有足以重乎世者斯世盡而名不與之俱盡依古以來世凡幾易其名磨滅而不彰者何可勝道間嘗俯仰而知其故矣其始每誤於有所恃年少氣盛謂不朽可立致也無何而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仕宦之胸而冉冉者行沒世矣其終多敗於有所溺居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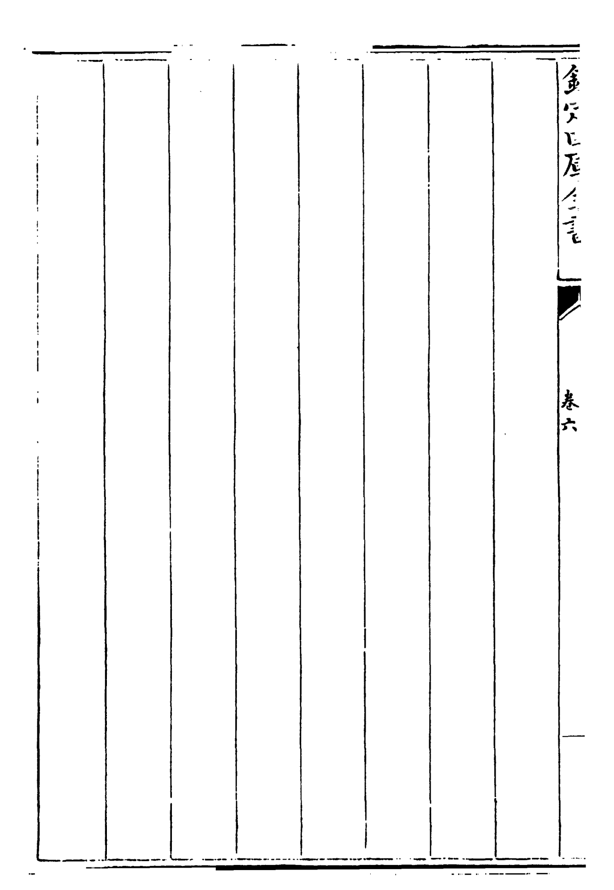
發憤謂聖賢自有真也末幾而俗情之漸染反足以奪詩書稽古之識而悠悠者終無稱矣君子念名之所自生與名之所由授而瞿然以興也天地之生人也心思耳目皆處必敝之勢獨此名之不敝者足以配三才而立極有稱而天地始有是人無稱而天地遂無是人也彼夫麟可徵祥鳳可紀瑞尚各留其光氣以洩宇宙之文明我而靦然人面也智慧聰明世莫靈而物莫貴徒奉此式飲式食之躬泯然以澌滅何虛生若此也中夜

以思有不可為人而已矣父母之授子也身體髮膚皆無能久之理獨此名之可久者足以成孝敬而亢宗有稱而父母始有此子也無稱而父母似無此子也彼夫帝世元愷王朝達适皆各標其品望以重古今之氏族我而念厥先人也德行道藝里不登而史不書虛存此以似以續之軀頑然以待盡何不才至是也中夜以思有不堪為子而已矣當吾世而偶見長也豈無一二有道者為之延譽而增重至沒世而朋友之力窮矣君子

知名自已立沒世後斷無助予之人也而不稱而復何所望則安得不置身千載時設一莫推莫挽之情並吾世而相為輕也豈無一二寡識者使我攘詬而忍尤至沒世而讒謗之焰息矣君子知名由論定沒世後並無忌我之人也而不稱復何以自解則安得不深自刻責時作一何有何無之想有志之士未有營營於目前而昧昧於沒世者也是以君子重疾之也

此題精義從前名作發揮盡矣故轉從淺近處著想

情真詞切正復軒爽動人



君子不以言舉人　一節　儲欣

人與言之益惟君子能兼收之也夫未定其人而以言舉之與人之既定而並廢其言是兩失也不舉不廢如君子而人與言之益始全嘗思上之人所皇皇有求者皆曰人耳言耳而收其益者蓋寡良以人則失之輕進而言又失之輕棄也曷觀之君子乎今夫用人而或緣他途以濫朝廷之爵禄此稍知治體者所必斥也若明明有先資之言足以感動乎君相其誰不愛焉用其言

而顯其身惟恐後矣聽言而或挾私意以抑賢豪之建白此稍念國是者所不出也若明明為匪類之人業已指目於朝野其誰不畏焉逐其人而屏其說所必至矣然吾以其舉為已躁矣上之人之所以舉是人者必其人之可信也信其人之可而舉之是其舉以人不以言也如以其言之可而絕不計其人之或不可則何如徐而俟之之為得乎抑吾以其廢為已激矣上之人之所以廢是言者必以言之不當也察其言之不當而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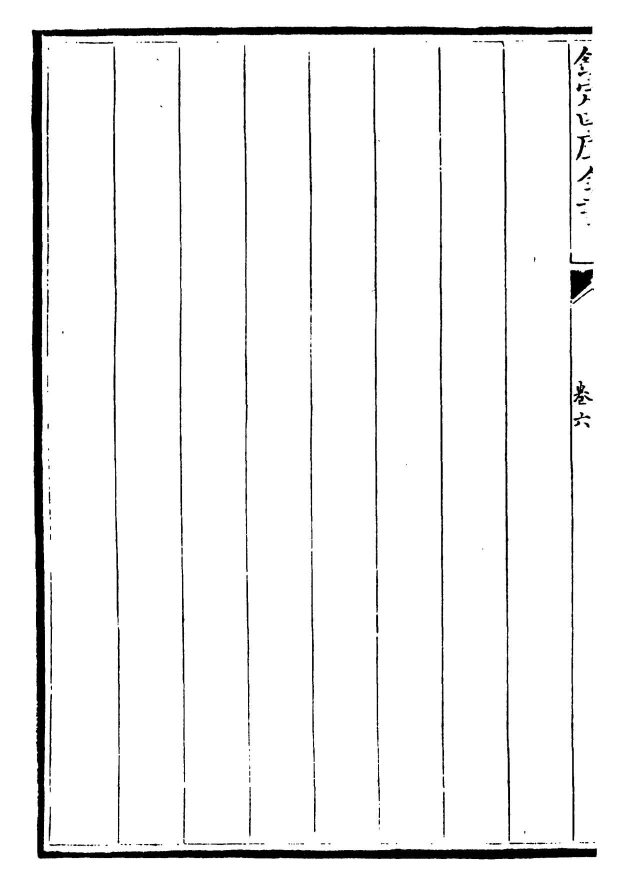
是其廢以言不以人也如以其人之不可而因并絕其言之可則何如分而觀之之為得乎忠言讜論之來於前者不知凡幾也君子之聞言太息而恨其入告之晚者亦不知凡幾也乃起視其朝有側陋而升庸者而若人不盡與焉有下僚而薦拔者而若人不盡與焉人或疑君子何惜一舉以作天下敢言之氣不知君子所求者人耳人足以應吾求即樸遬少文者吾錄之豈慷慨敢言者而吾反置之而非然者則無寧靳也可見君子

舉一人必思得一人之益此衆賢之所以聚於朝靜言庸違之害人國者不謂不至也君子之甄别流品以杜夫邇奸之萌者亦不謂不至也乃起視其國利日以興而若人之所敷奏者亦在焉弊日以去而若人之所指陳者亦在焉人或疑君子何憚不廢以息一時宵小之望不知君子所求者言耳言不足以副吾求即出自正人者吾置之豈發諸宵小者而吾反行之而非然者則無寧採也可見君子廢一言惟恐失一言之益此萬事

之所以得其理葢以言舉人當人之未定而輕進之者也君子必待諸克知灼見之餘以人廢言因人之既定而輕棄之者也君子别自有葑菲芻蕘之擇故兩益也

微君子其誰與歸

兩人字殊不同兩言字亦微有偏全大小之别獨見分曉文亦曲屈盡意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節　方舟

聖人於所及見而不勝世變之感焉夫史闕文馬借乘而子之及也僅焉能無撫時而增感歎且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不必溯之大道行而天下為公之世也即吾一人之身而俯仰前後其可為感慨者多矣夫我生之初先王之政教已無復存焉者矣然大綱雖斁而細者或守其常王澤既徼而餘風不至盡泯故朝廷之上刑賞舉措雖不能不顛倒以失實而史氏之無容其偽者猶

不敢作聰明以紊典型鄉黨之間禮義風教雖不能不變亂以行私而士大夫之蓄所有餘者尚不至務纖嗇而私債力使不有今日則吾第傷心於先王政教之衰而是戔戔者亦不復置之意中矣乃自今思之則猶幸吾之及此也彼史之闕文也以是為一事之不失其官猶之淺也而先王正性命之理以養人心之直而不忍自欺其源深也而今之無此尤可痛也有馬者之借人乘之也以是為人情之好行其德固足尚也即當時因

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厚而不甚愛惜亦可思也而今之無此尤可懼也夫我生之初失治平已數百年矣而遺風餘俗經十數王之所蕩而猶有一二之存以此知文武周公之詒謀者遠也我生之後不過上下數十年之間耳而目見耳聞遂至月異歲不同而一旦掃地以盡以此知流失敗壞之末流更烈也夫人心風俗大抵習於所見而成耳之二者猶吾所及故以今為異而感慨係之其後乎吾而不及者且習以為常而不知其非

矣世變甚則挽之愈難及今為之已不若我生之初之易為力而況靡靡以聽之於後耶

勘題真切實有關於人心風化非具此心胸識力不可以代聖言

師冕見 一節

王汝驤

見者之為師也聖人有可詳記焉夫自階而席而坐子之詔師詳矣記者從旁觀之故其記之也亦詳且吾夫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固安往而不然哉即如子見瞽者吾黨嘗記其雖褻必以貌矣此豈非胞與之懷倍深於殘疾而悲憫之念無間於偶然乎況乎一旦而來見者為師冕也居樂官之長則禮貌固在所必虔睹矇瞍之倫則矜惜宜有所獨至吾黨乃尤樂於此乎觀聖

人也夫以吾夫子從大夫之後階則五尺也席則再重也凡得登夫子之堂孰有愆於儀而敗於度者而無如見者之為師也當是時先冕而在者不一人焉聞冕之至咸起於席而屬目焉將命已訖賔主聞名夫子則降階迎客於門外意冕下車時固知其為門抑亦自有介焉故不待夫子之有言也夫子入門而右師入門而左師固嫻於儀者此無足慮無何而及階矣使師於此倀倀然不知級之拾而奚免於足之蹶乎吾黨方竊為師

難之而子則曰階也師於是拱立以俟夫子乃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師師乃儼然就西階先左足無以異於常人之升階矣自是而及席矣師於此倀倀然且不知席之何鄉而又安知讓而何受乎吾黨又竊為師苦之而子則曰席也師於是止其接武夫子乃跪而正席師亦儼然跪撫而辭請徹重席無以異於常人之踐席矣於是師坐夫子坐向之起者皆坐吾黨於此則少安焉意坐者於師固不妨姓氏之自通而師於坐者亦不難聞

聲而相悉可無籍於夫子之諄諄矣而子則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於是滿堂之客得恬然於晉接之度而賓席之師得泰然於應對之間是日也冕遂自忘其為師凡與於坐者亦俱忘乎冕之為師而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無以異於常人之見於夫子也懽然竟日成禮而退則師之離席下階也心識夫子向者之詔了然不復有疑出門上車自幸無過於是坐者亦皆得其意以去而子張子乃獨有請於夫子焉

次第起伏照應似歐陽氏學史記之文記事體之正軌也

天下有道　下二節　　儲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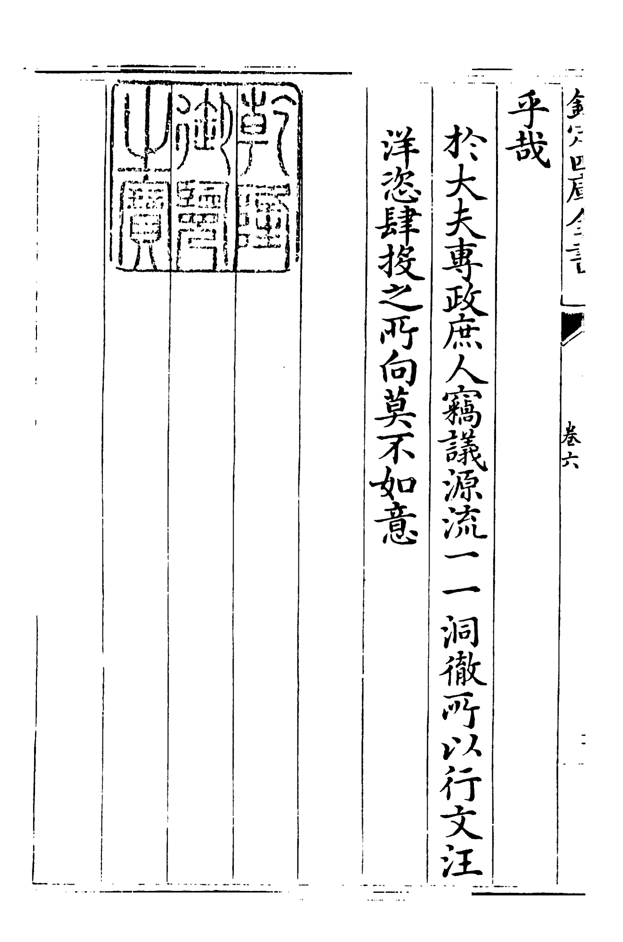
聖人察世變之所歸而亟思夫有道焉夫大夫專政而庶人私議此春秋之變之所歸也惟天下有道可以救之子能已於思乎意謂予曠觀世變而慨然矣十世五世以訖三世益世變爲已亟焉然天下之變相循而不已則其患必有所歸而吾之憂乃益深吾之望亦愈切何則善察天下之變者必當觀其漸之所積積而不已則其至於偏重者勢也偏重焉而遂非理數所能拘尤

當慮其情之所激激而一決則其出於過正者又埶也過正焉而亦非法令所能禁然則當今之天下所謂偏重者誰乎非諸侯也諸侯由盛而之衰政已下移也非陪臣也陪臣甫盛而即衰政難久據也今天下偏重之勢在大夫矣所謂過正者誰乎非諸侯與陪臣也諸侯與陪臣不敵大夫之重畏焉而不敢議也然亦非大夫也大夫獨操諸侯與陪臣之重專焉而不必議也今天下過正之埶在庶人矣大夫昌為偏重曰積也五伯迭

興以來凡諸侯之得擅乎禮樂征伐者大夫亦職有徵勞而其後遂不覺邢邱溴梁之見告也是大夫之得政於五世以內者其積淺而其竊政於十世以內者其積深也天下且如此大夫何也庶人曷為乎過正曰激也齊盟狎主之日凡諸侯之自擅乎禮樂征伐者庶人已嘖有煩言而況其日覩夫大都藏甲之皆然也是庶人之矢清議於十世以內者激而未至於甚而其發憤議於五世以內者甚而不勝其激也大夫且如此庶人何

也然則若之何而救之曰惟天下有道可以救之矣以知其然也葢有道則天下之政出於一雖莫大諸侯俱不敢自為政而大夫又何所積以專天下之政乎且夫有道之天下其所慎重而不輕者大夫耳爵一大夫焉必以告刑一大夫焉必以告而且節春秋則曰守臣也錫黼冕則曰監牧也待之愈重而大夫愈不敢有所覬覦以積成難返之埶矣問政之在焉無是也無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抑有道則天下之議出於一雖賢士

大夫俱不敢參末議而庶人又何所激以肆匹夫之議乎且夫有道之天下其所虛公而不棄者庶人耳爵人必與庶人共刑人必與庶人共而且詢芻蕘欲其謗於市也采工瞽欲其諫以藝也處之愈公而庶人愈不敢有所是非以激成矯枉之勢矣問猶有議焉無是也無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否則大夫據不拔之形庶人逞難靜之氣吾恐五世之失並不足以限大夫而橫議之徒亦將不知所終也世變所歸歸於此矣吾能無懼



乎哉

於大夫專政庶人竊議源流一一洞徹所以行文汪洋恣肆捭之所向莫不如意